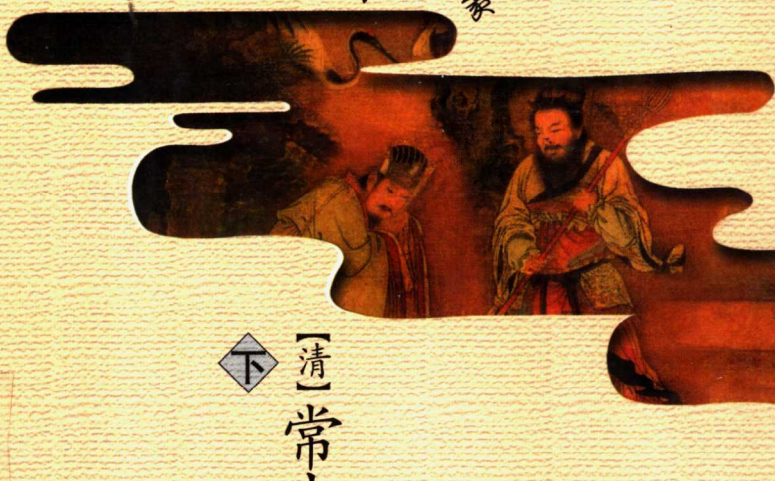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

雍正皇帝

——
臣世英豪



下

〔清〕常杰森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I 702.4/336.3

雍正皇帝

(清) 常杰森 著

(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卷三 · 风云际会

第五十回	丧良心燕雷打甘虎 丢烟壶童林斗三侠	(807)
第五十一回	除旧岁师徒同献艺 过新春师兄巧相逢	(827)
第五十二回	童海川扬名灯市口 武云飞伤人隆福寺	(845)
第五十三回	跳宝局威镇沙雁岭 三月三齐赴松棚会	(863)
第五十四回	铁罗汉台上胜十杰 童海川恶斗野飞龙	(883)
第五十五回	童海川掌震燕子坡 西方侠巧夺蛇骨鞭	(901)
第五十六回	众群侠会战燕云风 老剑客亲临梅花圈	(920)
第五十七回	分双剑惊走燕云飞 保钦差查办蓬莱岛	(940)
第五十八回	清苑县马俊单行刺 风云庄义结邓九公	(959)
第五十九回	夏九龄荒寺遭毒手 病太岁府衙显奇能	(978)
第六十回	访贼人巧遇陈道常 三皇观搭救夏九龄	(997)

第六十一回	小豪杰九赶陈道常 大魔庄巧遇亲娘舅	(1013)
第六十二回	石宝奎掌震三尺鬼 夏九龄招亲石家镇	(1029)
第六十三回	小白猿石府学绝技 念旧义奋勇觅金牌	(1041)
第六十四回	报父仇王环施英勇 劈杨山镖打段世宝	(1056)
第六十五回	年钦差夜审梁妙兴 七星山三侠讨金牌	(1070)
第六十六回	童海川斗胆闯三关 小白猿如愿捉董玉	(1083)
第六十七回	小白猿夜进七星山 遭凶险得遇爱贤女	(1093)
第六十八回	爱贤女释嫌许终身 司马良遇险转心事	(1104)
第六十九回	莲花观弟兄巧相逢 西风寺寻找摆亭人	(1117)
第七十回	童海川月台战秋禅 慧斌僧学艺山神庙	(1129)
第七十一回	童海川月下会三侠 骆驼岭智诤赵小乔	(1145)
第七十二回	骆驼岭巧得赤金牌 碧霞僧行道黄土坡	(1161)
第七十三回	莽和尚大闹盘石岛 花子羽搭救碧霞僧	(1174)
第七十四回	见金牌真假难分辨 遇王环火焚转心亭	(1187)
第七十五回	童海川双钺败三寇 西方侠铁掌打五虎	(1202)

第五十回

丧良心燕雷打甘虎 丢烟壶童林斗三侠

上回说到穿云白玉虎刘俊带着师弟霹雳狂风甘虎，陪同燕雷来到孝顺胡同西胜镖局。伙计往里面通禀，鲍古、鲍图弟兄二人出来迎接。刘俊抱拳通名说：“燕师傅由于初次来京，不识道路，误至双龙镖局。我师父童海川命我弟兄把燕师傅给您送来。”鲍古一听：“噫！原来如此。那么二位少侠客请到里边喝碗茶再回去吧。”“离着很近，我们说话就到家了，我们跟您告辞了。”甘虎搭茬了：“哥哥，人家镖主看得起咱们哥儿俩，还是坐一会儿吧。”刘俊说道：“好吧！”大家伙儿一块往里来到东客厅。进来以后请燕雷坐下，刘俊、甘虎也坐下，鲍氏昆仲侧坐相陪。“来呀，献上茶来。”燕雷喝了一碗茶，鲍古问：“二弟呀，你怎么后头又赶来了？”“可不是嘛，我打四川来，走到北京，不认得你们这里，我误打误撞的，到了双龙镖局，我就让人家陪着来了。”燕雷也知道，吃饭没钱挨揍这是寒碜事，所以他没说。哪知道燕雷刚说完，甘虎蹦起来了：“不是这么回事，他胡说八道呢！姓燕的来到北京城，找我师父和我师大爷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的大印，他在饭馆吃人家饭不给钱，叫大家给揍得跟烂酸梨一样。这样我师父跟我师大爷才把他领到双龙镖局热情款待，给他衣裳，让他沐浴更衣，跟他说好的，跟他交朋友，他却小儿长小儿短，说了很多蛮不讲理的话。我师父派我师哥送他，我自报奋勇，我惦记走到半道上给他来个倒拿毛，教育教育他。我师哥老拦着，这样我没得手。到这来，我把这事跟你们提提，这姓燕的不够朋友！”甘虎这么一

说，这下子燕雷可恼着成怒了，喊道：“嘿！畜生，你敢污辱燕二爷，你出来！”垫步拧腰就来到当院。甘虎一瞪眼，道：“小子！你不叫阵我还惦记着揍你呢，教育教育你。”这鲍古最阴不过，他不管。因为他知道野飞龙燕雷好能耐，到底这能耐好到什么程度上，鲍氏弟兄没看见过，要借这个机会看看燕雷的本事。刘俊可说话了：“师弟呀，你这是怎么了？”“我说师哥，你甭管啦，你瞧个热闹。”甘虎垫步拧腰一阵风似地就蹿出去了。甘虎根本不傻呀，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的拳头就到了。野飞龙燕雷向左一滑步，立手一挽甘虎的腕子，伸左手“唰”地一下，“乌龙探爪”，直奔甘虎的面门。甘虎一瞧燕雷的掌来了，双插手，拿这两只手，“吧啞”一锁他，反背撩阴一锤。燕雷闪身形躲过去，跟甘虎就打上了。六七个回合，甘虎才有了破绽。举单拳“单锋贯耳。”燕雷往下一矮身，右脚走扫堂，左脚当轴，甘虎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燕雷往前一弓右步，退左腿“唰”一转身，左手“巧摘天边月”，就到甘虎的胸口窝上。啪！左腕子一较劲，这掌就打上了。“啊！”甘虎往后一仰身，觉得心里一难受，五脏六腑一翻个，一张嘴，“哇”地就喷出一口血来。

刘俊站在这里瞧着，心想：怎么样，你输了，我过去也白费。这怎么办？我要是被人家也打了，谁把我两人弄回去？师弟啊，你不听哥哥的话呀！燕雷一瞧甘虎吐血了，洋洋得意：“哎，姓刘的！你怎么样？”一指刘俊。鲍古，鲍图瞧着不管。人家刘俊一摆手：“二师傅，你吃饭没钱被人家饭馆污辱，我师父给你候了饭账。把你请到双龙镖局，给你沐浴更衣，款待你吃饭。又派我弟兄把你送来，够朋友了。我师弟天真烂漫，傻傻呵呵，他不懂什么。我刘俊天胆也不敢跟您动手，因为我师父是惦记交你这么个朋友，没想到你是一位言而无信之人，你把我师弟打了，我回去禀明师父，自有我师父前来跟您讲理。我刘俊哪能跟你动手啊！师弟，跟师哥回家吧。”鲍古这么一听呀，这小孩有点意思，明知道自己打不过燕雷，燕雷这里点手叫他。您瞧刘俊说这话，不是我怕你，我这么一来对不起我师父。不卑不亢，这小孩将来准能成名。

刘俊把甘虎背起来回去了。来到大栅栏双龙镖局门口，镖师们全看见了，“哎哟喝！少侠客爷。”“嗯啦啦”都过来帮着刘俊架着甘虎，一直来到南客厅挑帘栊进来，把甘虎放好。海川过来一问，刘俊实话实说。哎哟！海川的脸“唰”一下子就苍白了，气也上来了。剑眉双挑，虎目圆睁，用手点指：“燕雷啊，我姓童的看你不错啊，你

张口小儿闭口小儿，可我姓童的对你没有失礼之处。爱屋及乌，看佛敬僧，他明知道是我的徒弟还要打啊，他是瞧不起我童林。众位哥哥，哪一位也别管，我找燕雷辩理去！”海川伸手就要抓子母鸡爪鸳鸯钺的包袱，老侠于成伸手一拦：“等等，海川你别去，你拿他当朋友，是你瞎了眼，我早就瞧着这小子不地道，我就惦记着把兔崽子摔死。”老侠于成往外走，海川伸手一拦：“哥哥，这事情是我的，您不能去。”这个时候，北侠等众人“唛啦啦”全过来了：“海川你先等等，不能操之过急呀。”“哥哥，这八个徒弟，他燕雷打了哪个，我都不往心去啊，唯有打了这个傻孩子，我不能不动心啊！因为从白马河甘家堡临走的时候，甘风池老哥哥拉着我的手，说我跟你嫂子年近古稀，只此一点骨血，交给你，我们两口子放心。没想到孩子让人家给打吐了血，生死未卜，万一要出点事，我童林用什么话对兄嫂去讲啊！哥哥，这事你别拦着，我跟姓燕的磕了！”说完了，海川转身形还要往外走。老头于成捋胳膊挽袖子地说：“海川啊，你别去，你去了针尖对麦芒。我去，我到那就把小子宰了。”老侠侯振远过来一拦：“哥哥，您先别恼。海川，我有两句话说，不知当讲不当讲？”“哥哥，您有什么话就说吧。”“我想甘虎是个天真烂漫、胸无城府的傻孩子，可他为什么还要说倒拿毛，半道上要把这燕雷弄个跟头教育教育他，为什么知道到了西胜镖局当着鲍古败坏燕雷呢？这里头有人挑拨，物必自腐而后蚀。海川，头一件事我得清理内部，你先别着急。”其实于爷的喊，大伙儿的劝，都在给海川泄火气，但老侠侯振远这个办法更好，这就给海川泄气了，不能让海川找人家去啊。

侯老侠一摇头：“海川，你听我的，众位都坐下，于老哥哥您也坐下。”大伙儿全坐下了。把徒弟们都叫进来，这一下可全有了：阮和、阮璧、徐源、邵甫、阎宝、鲍信、侯俊、侯玉、张旺、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孔秀，连同李勇、李宽、小莲花于秀，这个可就多了，是小辈儿的全进来了，都站在这儿。老人家侯振远按着剑把，看了看这些人厉声说道：“谁挑唆你师弟甘虎到西胜镖局办这事，你们给我说出来，如果你们不说，我要查出来，可别说老夫变脸无情，马上手到剑落，要你的项上人头。说出来，斟酌情理，我也可能不杀，说吧。”大伙儿面面相觑。老侠侯振远这么说是是有目标的，他看孔秀，因为他知道孔秀这孩子坏。老侠一看孔秀，用威慑之气这么一瞧，孔秀很自然：“哎呀，这是哪一个办的，我是没有说的。”老人家侯振远

知道不是孔秀了。抬头再看坏事包张旺，心说：就你们俩，没有第三个。果然张旺嘴唇发干，正用舌头尖舔嘴唇呢。侯振远可厉害呀，把脸往下一沉：“张旺。”这一叫，张旺的汗就下来了：“阿弥陀佛。”他从师弟当中往前走，跪在老人家侯振远的面前：“师伯。”“是你挑拨你师弟甘虎到西胜镖局被打的吧？说实话。”“没有，弟子天胆也不敢。”“嗯！”老人家蚕眉倒竖，虎目圆睁，就这么一按剑把，张旺吓坏了：“师伯，我说，是弟子办的。”侯老侠身上有一股力量，小弟兄看见他就心怵得慌。侯老侠一沉脸：“讲。”“是！”

燕雷一来，童海川一招待，张旺的耳朵多好使呀。师大爷侯振远跟大家伙儿把这事情的经过一说，张旺就生了气。张旺准知道像燕雷这样的人非揍不可，不打他，他不舒服。张旺心说：我师叔完了事，要派人给他送往西胜镖局全始全终。唉呀，谁能治住燕雷啊。张旺一想，只能是甘虎。他知道甘虎有能耐，又听他的话，事情容易办到。张旺把甘虎叫到一边：“师弟，这姓燕的对你师父那么不礼貌。”果然甘虎生气啦：“我说这小子不地道，惦记揍他！”“好！你惦记揍他，也得找个机会，待会儿你师父把他招待完了，还要派人送往西胜镖局，派人时你搭茬，半道上瞅冷子给他来个倒拿毛，‘呱唧’一下子给兔崽子弄个狗吃屎。如果办不到，到西胜镖局当着鲍古那些人这么一说实话，他也得臊死。这不就解气了吗？”“对。”“可是这么着啊，不管到什么时候，不能说你是哥哥我教的你。”“这你放心，我怎么能出卖朋友呢？”事后，甘虎被打，张旺这后悔啊。一瞧这事情闹大了，师叔童林急了眼，张旺也傻了眼。直到现在，师大爷发现自己，他知道侯振远是杀人都不带眨眼的，你别看老头这么和气，张旺跪在这儿眼泪都下来了，便把自己所办的事，从头至尾一说。然后痛心地说道：“师伯，弟子我一时糊涂和气愤，才让师弟甘虎办这事。我认为我师弟甘虎的能耐总能赢了燕雷，没想到画虎不成反类犬。师弟被打，弟子我追悔莫及，请师大爷您饶恕我这一次吧！”老人家侯振远捋着银髯，用手点指：“张旺，当初你投人我侯家的时候，我就不乐意，是你师父说情才把你收下的。要说这么多年，孩子，你也办了不少的好事。可是自从你师叔童林一到山东，邀我老弟兄把你们带着往江南一走，你看看，杭州擂的事情，你在擂台上杀人，致死了浪里蜉蝣高俊、灯前粉蛾南宫桃，你在铁善寺又搬弄是非。看起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今天我决不能再容你了！”一按剑把，

“噤楞楞”龙渊古剑一离鞘，没把坏事包张旺吓死：“师伯！千不好，万不好，念侄儿我这么多年没有功劳有苦劳，现在我追悔莫及了！求师伯息怒，您只要不杀侄儿我，怎么着都成。您可以随便打，随便骂。师伯，饶侄儿一命吧！”

正在这个时候，海川过来了：“哥哥，您要杀张旺也不太好，您杀了张旺，王爷知道了都不乐意啊。您忘了王爷赏他大班指了？”侯振远想起来了，杭州播王爷把翡翠班指都赏给张旺了，我怎么能把张旺杀了呢。再看坏事包张旺一副可怜相，老人家侯振远长叹一口气：“唉！”把宝剑撞入剑鞘说道：“张旺，是你师叔讲情，我也想到王爷很喜欢你，但是我侯氏弟子之中不要你了，把你逐出门墙，轰出镖局，永不听用，你走吧！”“师大爷你别价，您还是饶了我得了。我哪能离开您呐！”“不！再若多说，定斩不饶。”海川也知道老哥哥生了气，便劝张旺说：“听你师大爷的话，走吧！”张旺无法：“哎，师大爷，小侄遵命。”

张旺站起身形，热泪往下流，自己的嘴不好啊。挨着排地行礼，行到侯杰这里：“师父唉！您疼了徒弟一场，我给您磕个头吧，师哥们好好地孝顺师大爷跟师父吧，我不能在您的跟前尽孝了。”侯二爷挺喜欢张旺，秃老头眼泪下来了：“你没事尽出馊主意，今天又挑拨你师弟被打，你师大爷怕你将来捅漏子。孩子，从今以后你要好好地混呀！”张旺又恳求侯老侠道：“师伯，我要走了，弟子今天凭唇齿惹下了大祸，师伯您把我逐出门墙。那么将来弟子如果凭唇齿立了盖世之功，您还要弟子不要？”“这不是你师父，你师叔和众位师伯都在这儿，王爷看着你都不错啊。说真的，我怎么能不要你呢？只要你将来立了奇功，你师父不要你，师大爷我都要你。”“得了！师大爷，记住咱们爷儿俩今天的话，我给您磕头。我走了。”童林说：“等一等。黄灿，到柜台拿五十两银子给你师哥。”黄灿拿了五十两银子来：“师哥，您带着吧。”“我谢谢众位。”张旺行完礼后，看了看甘虎，自己转身形往外走，阮和等众人一直往西给送到观音寺了。张旺难过地说：“师哥们、师弟们，回去吧。”大家伙儿看着张旺怪可怜的，洒泪分别，张旺从这里徜徉而去。后来张旺立功了吗？张旺立的这功劳大了，他和师兄弟们分手之后，到了四川的剑山蓬莱岛，至于如何，暂时先不提。

师兄弟们送走张旺回到大厅。海川一瞧把张旺这件事情办了，自己心里多少消了点气，便说：“哥哥，张旺的事情完了，我可要上西胜镖

局了。”南侠司马空过来了：“无量佛！海川，我先拦你。你现在上西胜镖局去，到底怎么样咱先不说，虎儿被打这事管不管？哥哥我是个大夫，咱们把孩子治一治啊！尽顾了报仇，虎儿要耽误了呢？”“哎哟！道兄，我忘了，我拜求您，您赶紧给孩子治治伤吧。”大家全过来了，等到了跟前一瞧，把虎儿小子的衣裳撕开了，一看正打在华盖穴上，都肿起来了，黑紫黑紫的。南侠知道要给他挑破了麻烦，他的金钟罩铁布衫就没有了。南侠马上拿出药来，敷上后弄一张布给他贴好，然后把内服的药让他吃下去，又给他把血迹擦干净。这个功夫可就不小了。傻小子于恒来问道：“道哥，虎儿好得了吗？”“傻兄弟你放心，好得了。”“把我们虎儿打这样，老牛可不干呀，你们都甭管，我找这雷小子去！”傻小子于恒急眼了。老侠于成一拍他的手：“兄弟，你别管。你那边呆着去。你们众位全别去，我一个人找他去。海川，我去不要紧，你不能去。”“老哥哥，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去呢？”于老侠说：“好吧！既然你认为哥哥我不能去，咱们大家伙儿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谈一谈，你要说得有道理，能说服哥哥，我就不去！”海川想了想说道：“哥哥，您想过没有，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到西胜镖局去，听说剑山蓬莱岛来了不少人，您一个人去，打不了燕雷，咱们双龙镖局必须再派人去帮助您打燕雷，西胜镖局那拨人也必是帮着燕雷和咱们动手。你也约人，我也约人，双方争斗起来，那就是不到亮镖会咱们就亮了镖，给几位牛街住着的前辈们打乱了阵脚，对不对？”于老侠笑着答道：“海川呐，你说得太对了！不要紧，跑不了他，他不惦记着夺取十三省总镖头吗？兄弟，你要听哥哥我的话，让他再活几天，距离明年三月三才有多少日子了？到了亮镖会瞧兄弟你的。”

大家伙儿这才明白西方侠于爷这位老人的苦心。“哥哥，你说得有道理。”“要是那样，那么就听哥哥我一句，西胜镖局咱暂不能去。说句俗话说叫‘搁着他的放着咱的’，到了时候咱们再揭开瓦瞧活，对不对？”“哥哥，您说得对。刘俊呀，你们几个人先在这伺候着你师弟，为师我先回家，我们在这儿两天了，我得看看王爷去了，你们完了事也回吧。到家后不要跟你师叔、师婶、师爷、师奶奶提甘虎被打的事。”“这我们知道。”这时，于老侠对海川说：“海川呐，定个日子吧，我们大家从江南带来了土礼，准备看看老爷子、老太太去。”说真的，人家西方侠于爷一百零二岁了，就是海川的父母也才六十岁的人呐，比人家于爷还差着四

十岁啊。于爷说出来了：“谁要我们跟你是朋友呢，那你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得尊敬。”海川连连地作揖，给大家道谢：“我替父母谢谢了！哥哥，您老人家道高德重，是寿过颐龄的人，我父母年岁还不到，怎么敢劳哥哥和众位哥哥到寒舍去呢！我把这意思说了就可以了。哥哥，真不敢当啊！”于爷也知道海川这是心里话，便说：“海川，那么老爷子、老太太挑礼你给担着了，礼物我们就让徒弟们回去的时候带到家里得了，你先替我们哥几个问个好吧。到年下再给二老拜年去！”于爷想得周周到呀，把大家伙儿的意思都表达了。海川跟众位哥哥告辞，大家伙儿一直送到大栅栏口。

海川溜溜达达地从双龙镖局可就奔五牌楼了。顺着东河沿，一直往东来，到了哈德门，往家中走去。这时太阳已经过午了。到富贵巷，顺着阿斯门进来，来到王府的门前。海川一看：门口既没轿也没有马，可能官员们没有到这里来，或是来过，叫王爷给挡驾回去了。对！我应该趁这个时候给王爷请安。海川想到这里，刚要进王府，大管事何吉正从里面出来，瞧见童林就作揖：“哎哟！我的爷您可回来了，府里要出人命了，您上哪儿去了？都急死我了！”“我到趟前门，大管家，有什么事？”“您看，您可真沉得住气，您快进来吧。”何吉伸手揪住海川往里跑，过了垂花门，海川一瞧：院里头八十多口子人，磕头犹如捣蒜，“咣、咣、咣”，跪了这么一院子。二管事何春站在北屋的台阶上面，王爷站在台阶的当中，面沉似水地说道：“完不了这事！我非得调杆儿，这些日子我不在家，你们偷了我多少东西了？你们可没少偷我啊，我按账查。”也不知道王爷丢了什么东西，这么发火。王爷抬头看见海川来了，便道：“哟！海川呐，昨日你干什么去了？”海川过来就磕头。王爷直说：“得，得，得！你快起来，快起来。”海川说：“等等，咱们爷儿俩说话儿有的是时间，我先得问问您，怎么生气呢？”“我没生气。”“没生气？这当院怎么跪着这么多人？”“唉，真是的，都滚！”王爷一摆手，这些人如同大赦，“呼噜呼噜呼噜”全走了。大管家何吉、二管家何春俩也在想：打王爷回来会客，丢了东西到现在，折腾了多长时间，我们哥儿俩把嘴皮子都磨破了，王爷还是不听，非要调杆儿打出几条人命来。你看人家童伙客爷就这么一句话，王爷就传出话去：“滚！”把这些人放了，事情就完了。

海川问王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得跟我说说啊。”“你先坐下，

我这等你吃饭呢。哎呀，你知道我在江南的事吗？你上大棚栏那儿去，他们老哥儿几个都跟你提了吧，我可学了不少的能耐。”海川说：“您的事情我都知道，等一会儿再说。我先得问问您为什么生气？”“唉！提起来我就生气。我这一次跟你下江南，多少日子不在府里了。当然我回来以后，有很多好的、厚的王公大臣都到我这来了，跟我见了面，也问问江南的一些风景，年羹尧也来了。”“噉！”海川知道，这是王爷的大舅子，礼部侍郎，年侧妃的兄长，王爷的二福晋就是年羹尧的妹妹，所以跟年羹尧两个人特别近。又听王爷说：“大舅哥来了，我不能不见呀。我派人把他叫进来，打一清早起来吃着饭，我们俩就谈话。说来说去，我心里闷得慌，就让何春把我的烟壶拿出来了。不是什么成好的，明朝开了片的贡货，但我很喜欢这个盖儿，这盖儿是祖母绿的。我用它闻点儿洋烟，吸完烟我把这烟壶就搁在桌上了。他到下午才走，我说我送送你，你平常不来，他还直拦我。但我还是把他送出去，送到仪门，又送到府门。他走后我回来了，就这么个工夫，再找烟壶没了。你说这一年来他们得偷我多少东西？明天我就查账，把他们全都找来，我让何吉跟何春先调杆儿。”

什么叫调杆啊？原来，这府里一共有八根竹竿，在这竹竿里头灌满水银，两头堵死，拿这个东西当刑具打人。府里头人犯了法子，就用这个打。这个东西打人不响，可真疼，能把人活活打死，什么时候你开口说实话了，就不打了。海川听完了说道：“爷怎么知道是他们拿去了？咱们走了已有一年来的光景，他们全拿东西，咱这府里早拿净了，您回来四合院都空了，所以说不可能啊。”“你别给他们讲情啊！这事情你来了，咱们就算完了。一天云雾散，咱们不再提了，丢了烟壶我也不在乎！”“不，我得给您找找。您跟年大人说话直到年大人走，您动没动地方啊？”“我没动，我哪也没去啊。”“屋里头其它东西动没动过？”“也没动啊。”“噉。”海川看这八仙桌。“唉，你别看了，这八仙桌上搁着烟壶我瞧不见吗？”海川又看那架几案，看来看去这紫檀的架几案上可有点发黑，黑的上头要盖个红戳，一般人的眼睛瞧不清楚，就在这架几案的犄角上，有个红戳，上头是个老寿星脑袋，海川的眼睛得趴在这架几案上平着看，才能看出来。

王爷说：“海川啊，一会儿咱们爷儿吃饭吧。你跟他们爷儿几个见着了，说了些什么？你在北京这么长时间是怎么过的？我都惦记听

听呢。我现在可会了不少的剑法了，您以后得给我收拾个把式场，咱们爷儿俩得下场子好好练啊，我不能把功夫搁下。”“您先别忙。”王爷直说：“你别瞧了。”海川摇头：“我瞧见点东西。两位管家大人过来，你们瞧瞧这个。”“教师爷看什么呀？”“就看看这个。”海川用手指这老寿星印。“我们两个看不见。”“你们哥儿俩那么看，哪看得见啊，这紫檀的又不反光，您得横着瞧。”“噫！有一个戳子。”“对了。这戳子上头有一个老寿星脑袋。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有的？”“说真的，教师爷，爷不在家，这屋里头共有八个人，黑夜白日侍候这屋子，一天擦几遍，什么也没有哇。这个东西要有，也是刚有的。”王爷急了：“胡说，你怎么说刚有的。”“爷怎么了？”“怎么了？我跟年侍郎在这说话，你们不是不知道，打闪的这么个工夫，谁弄个戳子搁在这儿，你们说？”海川说：“王爷，您别疑惑两位管家大人，这是刚有的。”“你怎么也说刚有的？”“不是刚有的，您的烟壶怎么没了？他把您的烟壶拿走了，留下点痕迹。这是外来的夜行人干的，不过他是大白天来的。王爷，看来您错怪大家了，您也甭查账，府里的物件什么也丢不了。丢了首先您得找我，因为我是本府的教习，我负责给您看东西的。”王爷一听直发愣：“冤枉他们了？”海川一笑：“那可不算了！不过这外来人留下他的姓名了，咱们先不管这人是谁，但是可以肯定不是自己家里人办的。您怎么还要打人呢？爷您自己生气不说，还把家人给误赖了。”王爷有点后悔：“唉！你看，我还不如等你回来再说呢，这一来多不合适。吉儿，去告诉他们，每人到账房领二两银子。”“谢谢爷。”每人不但没罪，反而赏了钱。一会儿，这七八十位进来了：“谢谢爷赏！谢谢侠客爷！”“得了，都给我滚出去，别提了！”王爷敬佩地对海川说：“海川哪，吃饭吧。”

这样，爷儿俩坐下，底下人进来调摆桌椅，爷儿俩吃饭。海川就把头出前门，巧遇铁木金，怎么来怎么去；二出前门拿林宝巧遇神龙手欧阳君、清风羽士任元，有人在天坛给我大褂下摆上接城砖、掐辘轳，我怎么追这溜城墙的人，从头至尾细说一遍。一直说到僧道俗会筛海爷，赴会护国寺，抛钺亮剑；夜间杜清风行刺，被一位老道爷拿着筛海爷丢的单只点穴钺，如何打了杜清风。王爷听完，佯装嗔怒地说：“海川，我可得罚你罪，老仙和送你宝剑，你怎么不告诉我？”海川解释道：“一来，时间不久我就解着囚车回北京了，没有工夫跟

您谈；二来师伯说，等我练熟了以后再禀明王爷。因为这个，您没跟我在一块儿，我也不能写信告诉您。”这样海川把宝剑拿出来，王爷看了，夸奖了一番。说真的，王爷很喜欢宝剑哪！海川又把商家林截囚车的事情也提了，喝！这么一说，王爷才知道海川也经历了一番风险。“海川呐，你看你在江南被困镇海川，还记得二位恩师的教诲吗？像护国寺这事，你真不应当一个人去。”“是啊，刘俊也跟我说来着，可是您说我不应当一个人去，带着几个徒弟管什么呢？奇怪的是，不知道谁在我耳朵边提出‘抛钺亮剑’的招法。”王爷也说：“是啊，今后再有这事啊，你得加点小心。”“王爷您说得对，童林今后一定得加小心。”爷儿俩谈笑风生吃着饭。饭后，王爷劳乏，想休息了，就说：“海川呐，我想早些休息了，你也休息去吧。”“好吧。”这样王爷回到里面休息。

海川怎么敢睡觉啊，夜行人进府偷了烟壶，这里头有事啊。海川提着子母鸡爪鸳鸯钺包袱，拿着茶壶、茶碗放在一个石头桌上，把钺包袱也放在这里。围着假山周围转了个圈，然后把包袱皮打开，双钺亮出来了。这时，星斗满天。海川月下一下腰，子母鸡爪鸳鸯钺走行门，展过步，八八六十四式；八法神钺，套着三百八十四爻受进命连环钺施展开了，好俊的功夫，好快的身法啊！时间不大练完了，收住双钺包好了。把落叶秋风扫宝刃亮出来，又练剑术。光灿灿，冷森森，如同一片剑山相仿。这剑法慢中显着快，快中透着稳健。“喇啦啦啦啦”，展开身法尽情挥舞。练完后他把自己绒绳上的软剑鞘摘下来，宝剑撞上，围好了。这时海川想喝点水，便到假山石前的石头桌旁边，拿起茶壶来，“咦！”茶壶底下压着个纸条，旁边放着烟壶。海川赶紧把茶壶搁下，纸条、烟壶揣起来，拔腰上假山，站在假山的上头，往四外观瞧。海川明白了，可能来的这夜行人是访我的。白天进府他没有加害王爷之心。王爷送年大人走，他从后窗户进来，发现了烟壶，作为标记。贼不走空，他打上戳子拿走了，晚上又给我送回来。如果他要杀人，那王爷的命早就没了。这人是什么人啊？海川从假山上下来，借着星月的光华拢目神一看这纸条，纸条上面也打着一戳子，上头有个老寿星，还有小字：“明晚恭请阁下莅临九公主坟，见面畅谈，知名不具。”就是说，明天晚上我约您到九公主坟去，咱们二位到那里再谈，也许是口谈，也许是手谈。

海川把这纸条带好了，拿着烟壶自己回来。正赶上王爷的内书房里点着灯，王爷还没有睡着呢。海川在王爷的书房门口咳嗽一声，声音很低，王爷就听见了：“海川吗？”“是。”“你有事吗？”“王爷，有点事儿禀报您。”王爷把门开开了。“您看看这个。”海川一伸手把烟壶掏出来了：“这是不是您丢的那个烟壶啊？”“啊！不错啊！你看，这个烟壶并不值钱，但我很喜欢这个盖。快告诉我，你在哪儿得的？”“嘿！我捡的。”“在哪儿捡的？”“我在西花厅那栏杆头上捡的。”海川说：“我在西院假山的石头桌上放着茶壶、茶碗，在那练趟功夫。练完了，这个东西就在那儿摆着呢。不瞒您说，这个夜行人到府里来，可能是访我的。贼不走空，他拿点东西作为标记。这样，他晚傍晚又给送回来了。咱们府里的人，没有敢拿爷的东西的。”“这可倒也是。没有别的？”海川其实应当把话全说了。夜行人约我明天到九公主坟，海川没说。他这个人呐，也有点艺高人胆大。到二更天以后，海川回到王府自己的教师住处去休息。

第二天清早起来，刘俊跟师兄弟们打前门可就回来了，并且带来群雄送的礼物。海川也回到自己的家里，见着父母问了安。二老对王爷送来的礼物有些过意不去，就对海川说：“我们老两口子惦记着让你兄弟过去，替我们给王爷请请安，因为你没回来。”海川摆手说：“不用跟王爷客气，王爷冲着我给爹娘的东西，您该用的就用吧，也不用去道谢，王爷不计较这些。”爷儿几个说了会儿话，刘俊告诉师父，师弟甘虎已然见好。吃完饭以后，爷儿几个才来，连吴成都过来给王爷请安。王爷一看，海川又多了这么一个徒弟，很高兴。问了问吴成的一切，吴成完全都说了，王爷更高兴了：“吴成啊，将来咱们爷儿几个下场子练功，你可得把你这手‘靠山背’教给我。”“王爷，好吧！我一定教给您。”

白天就这样过去了。天已经快黑了，海川把子母鸡爪鸳鸯钹包袱包好了，搁在手底下，陪着王爷吃完饭，天就全黑下来了。海川腰里围着落叶秋风扫，提着自己子母鸡爪鸳鸯钹包袱，出离王府往北，稍微地一拐弯，进了成贤街，穿过成贤街来到了安定门里。海川站在这里发愣，旁边有个老人说话了：“哈哈，这不是童教师吗？”“唉！这位老朋友，您还没歇着呐。”“说话也就快歇着了，我这不是奔家走吗。都快关城门了，您有什么事啊？”“我跟您打听打听，咱们安定门外有个九公主坟吗？”“有，您打这出去一直往北就到了。您上那儿干什么去啊？九公

主坟比地坛那一带还瞎摸啊！”“噉！我就是打听打听这么个地方，倒不是为了上那儿去。”“反正一直往北走，一大片树林，那就是九公主坟。”“好吧。”人家老头回家，海川可就奔安定门外来了。过了关厢，海川看了看四下无人，脚底下趑趄，“沙沙沙沙”，施展开飞行术，可就一直往正北下来了。真是离城越来越远，天也越来越黑。好在满天的星月上来，照得大地一片金黄色。微风摆动，万树摇头，影绰绰，才看到前面烟笼雾绕，有个大树林，这就是九公主坟。

海川来到九公主坟，一进树林看见了周围的花瓦子墙，当中座东朝西的栅栏门。栅栏门上头有一块横匾，横匾上有四个大黑字：“公主佳城。”这就是公主的坟地，周围都是花瓦子墙，里外都是参天的古柏。海川飞身形起来，单胳膊肘一撑花瓦子墙，右手子母鸡爪鸳鸯钹包袱一护自己的哽嗓，闪二目往下看，没有动静，一飘身形可就下来了。海川往里走，当中石头铺的甬路，顺着甬路再往里，前头有个牌楼，顺着牌楼进来再往前走，看真了：前面是灵恩殿，就在灵恩殿的当中，有一个井筒子，横着再往里，才能奔这坟头底下呢。公主坟高极了，灵恩殿头里有石头供桌，供桌上头是五供蜡杆。周围都是大树，就在这甬路的当中坐着一个人。这人脸冲着西，盘膝打坐，闭目吸气养神。海川借着星月的光华，看得真而且真。啊！这人确实像个老寿星，个儿不高，大辘儿头，有皱纹，堕子脸，厚嘴唇，两道蚕眉斜飞入天苍，寿毫微长，搭拉着眼皮，鼻如玉柱，唇似丹霞，大耳垂轮，颌下一部白胡须，白剪子股的小辘。一身米色绸长衫，扎着绒绳，白绵绸裤子汗衫，福字履鞋，白绫高腰袜子。好像老头睡着了，坐在这里纹丝不动。海川提着包袱在旁边瞧这老头，看了一会儿，老头气息调匀，海川才往前来。

到了老头的跟前，伸左手一拍老头的肩膀。海川心说：我要拍上你的肩膀你还不动窝，那你就是老饭桶，我防你干什么使呢。果然人家老头不能让海川沾上，海川的手都快到了，老头把眼睛睁开了：“哈哈！”一叠身起来了。“噉，童侠客。”海川攥着包袱一合手：“不错，正是童林。老朋友，您留下了字简约童某来至此处与阁下相逢。”“不错，不错，蒙侠客不吝金玉，不以老朽为秋萤之火，野马之尘，移尊下教，真的前来应约，不失信于老夫，老夫感恩不浅！”海川大笑：“哈哈哈哈哈，老英雄您太客气了！您昨天到府里去，我童林不

在。您晚上来把烟壶归还了，又留下字简，我童林就得来呀。”“童侠客真是守信人！我们二位坐下一谈吧。”“好！”两个人彼此都坐下了。“请问老英雄，您贵姓高名啊？”“侠客爷，您问在下，我祖居在四川，复姓诸葛单字名建表字宏图，闯荡江湖有个小小的美称，人称赛南极。”海川听了可就一愣啊，“噫！”自己在卧虎山学艺的时候，未出师门，就听说江南有这么一位成名的人物叫赛南极诸葛宏图。哎呀，难道说就是他吗？没错，一看诸葛建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看得出来，这是个老一辈的人物。海川真不敢疏神大意，也不敢怠慢，赶紧举着钹包袱，左手一搭，连连拱手：“原来是老前辈，诸葛老英雄，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这是缘在三生！老英雄，您折简相邀我童林来到九公主坟，一定有所教益。不过您是位老英雄，我童林敢问，您要打算见我，就应当拍门找我，直呼直令地叫我童林，可您怎么到王府去，鬼鬼祟祟，可和您的身份不大相符啊！哈哈，老英雄，您看在下说得对吗？”赛南极诸葛宏图脸一红。人家海川批评他太对了，你诸葛建要打算见我，你就拍门叫我，“我就是诸葛建”，童林也得对你十分尊敬。你怎么鬼鬼祟祟，又偷又摸，你找我这是干什么？“童侠客，老夫有难言之隐，一会儿我便要相告，我不敢直接地去找您。老夫在江南就听说你这新出世的人物了，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品德高尚，交朋友义胆侠心，实令残年人钦佩！童侠客，你请坐，我们见面就有缘。有这么一句话：江湖无辈，绿林无岁。您口口声声唤我诸葛建为前辈，我可实在的不敢当！今日星月皎洁，你我到底能促膝长谈，实在幸会。哈哈，童侠客，请坐吧。”

海川也不客气，就在诸葛建的对面，把包袱放下，也坐下了，毕恭毕敬地说：“老英雄，您这是从哪来，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方便不方便，找我童林不知有何教训？”“童侠客，听说你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当然你阅历丰富。老夫身旁有一条军刃，多年来，我始终不敢叫上名来，请您给我看一看。”海川一听就不乐意了，你口口声声说我是新出世的英雄，你不捧我，相反的你惦记把我撇了，那么你这次来，是好意呢是歹意呢？“老英雄，请你把军刃亮出来，童林看看。”人敬人，鸟抬林，你对我没礼貌，我童林又何必非对你有礼貌不成呐。赛南极诸葛建坐着，一撩长衫，拿出一条鞭来。海川这么一看：很新奇，纯钢打制，罩着亮银衣儿，刨出这把儿四寸多长以外，鞭身将近四尺来长，从这把儿往前